

71 天，4000 多公里，从东莞骑行到拉萨

“90 后”单亲爸爸和 4 岁女儿的诗与远方

本报记者黄浩苑、邓瑞璇

东莞“90 后”单亲爸爸阿科和他 4 岁的女儿兜兜，完成了一件在别人看来很“疯狂”的事情——骑行 71 天，跨越 4000 多公里，从东莞一路玩到拉萨。

最近几天，父女俩的故事被人民日报、央视等媒体关注后，迅速登上抖音热搜榜首位。

这一路上，有帮助，有祝福，有称赞，也受到很多的质疑。但是，阿科想用这趟奇妙之旅告诉女儿：“最美的风景，是坚持不懈的自己！”

千里走单骑

1994 年出生的阿科，曾是一个运动特长生。他有良好的体能基础和户外旅游经验。20 岁时，他曾骑行去过一次西藏。“每一个去过西藏的人，心里都会有一个夙愿，就像歌里唱的一样，‘我期待，有一天我会回来’。”

“今年突如其来疫情，让我感悟很多。平时要工作、上学，为生活忙忙碌碌地打转。现在兜兜不用上学，店里也没有几个客人，一天下来不是发呆，就是在玩手机。与其这样浑浑噩噩，不如重拾梦想，带着女儿骑行去拉萨！”阿科说。

这不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阿科筹备了半个多月，购买了儿童拖车，准备了春夏秋冬四季的衣服，制定了骑行路线和食宿规划，备足了药品。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进藏的骑行路线已经很成熟，一路上都能找到食宿的地方。我们是去旅行，而不是去苦修，是去看世界，没有必要把自己弄得苦哈哈的。”阿科没有带任何露营设备，简简单单出发，每天带着女儿玩好、吃好、住好。

快三岁时，兜兜就开始跟着爸爸生活。有爸爸陪着，就是她最大的满足。对小孩子来说，骑行的路上并不是处处皆风景。考虑到兜兜的耐力，阿科每天都会给她准备很多水果、牛奶、小饼干等零食，也会在路途补充有意思的玩具。

“她会和我聊天，一路上有说不完的话，有时候也会坐到自行车上来。有时候骑着骑着，会忽然发觉她怎么不说话了，原来她在拖车里画画或玩橡皮泥呢。我问她‘不无聊吗’，她说‘不无聊啊，我有爸爸陪着’。”阿科说。

每天到了住宿的地方，阿科都会剪好当天拍摄的作品，发到自己的抖音号上。出发的时候，他的抖音号只有几百个粉丝，但现在已经收获了近 200 万粉丝。

“刚进藏那两天信号不好没发，结果很多热心的抖音网友纷纷留言，问我们是不是遇到什么危险，提醒要注意安全。”阿科说。

推开世界的门

从东莞出发，路过佛山、广州、肇庆，穿过广西、云南，抵达西藏，4000 多公里的路，沿途尽是 4 岁的兜兜未曾见过的新奇风景。

“兜兜在东莞长大，一路上看到很多没见过的东西，她特别兴奋。”阿科说，路上微风吹过的金色



阿科和女儿兜兜在骑行路上合影。受访者供图

麦浪、夜空中满天的繁星，都会让兜兜发出惊叹。

骑行到洱海的时候，父女俩租了一个电瓶车，夜晚绕着洱海环游。都市少见的星空，在这里给了兜兜扑面而来的惊喜。“哇！爸爸！好多星星呀！”

坐在电瓶车上，兜兜开心地唱起了歌：“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被女儿的情绪感染，阿科和她一起在洱海边大声地唱起了儿歌。“不知道会不会被别人看成有问题，不过，真的很开心。”阿科说。

当然，一路并非每天都是阳光明媚，有时候行程没有把握好，到晚上九点或者十点才抵达落脚的地方，兜兜也会因此而闹小情绪。

他们也曾遇到艰难的旅途。到云南拉山的时候，天气很冷，又下起了雨，阿科全身湿透，加上道路很陡，只能推着 200 斤重的车往上走，还要提防落石。终于走到了一个小村庄，结果发现网上的旅店并没有开门。“那时我有点懊悔，觉得是自讨苦吃。”还好，后来有位藏民发现了他们，父女俩在藏民家睡了一个晚上。

一路肆意洒脱的旅行，也为阿科带来了不少质疑的声音。兜兜才 4 岁，是否适合去西藏？作为一个年轻的爸爸，阿科能不能照顾好女儿？即便是亲友，也不免有这些担忧。

面对这些质疑，阿科不以为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随性旅行，他认为自己从容而有把握。

除了沿路风景，他们一路上也认识了很多骑友。有些人看过阿科发的抖音，惊喜地跟他们打招呼，有些人不认识他们，却也热情地加油打气。

很多人看到兜兜可爱的小脸，总会忍不住给她分享一些零食，把小姑娘乐得不行。“有次一位大哥看到我们，直接去后备箱拎了一箱牛奶打算

给兜兜。”阿科说，那些善意的礼物堆满了小拖车，兜兜差点没地方放脚。

当然，这一“壮举”也会有网友怀疑：女儿皮肤那么白，是不是有行程造假？背后是否有团队策划的推手？5 月 30 日，阿科专门发了一条抖音回应：“如果有人拍到我有团队或者住房车之类的照片，我就给 10 万元。”自那以后，很多自驾去拉萨的人偶遇这对父女，都会拍一段抖音为他们正名。

发了一路的抖音，阿科最喜欢的是父女俩在雪山之中穿行的背影。在辽阔的天地之间，只能看到湛蓝的天空、连绵的雪山、脚下的路和一大一小两个前行的身影。

“等她长大了，想再开车带她走这条路，拿视频给她看我们如何翻上这一座座雪山，教会她坚持。”

陪伴是最深情的告白

带着女儿骑行去西藏，同样的风景、同样的路途、同样的单车，可阿科的心态不一样了。“20 岁的时候，追求的是速度，和其他骑友比谁厉害。但现在很单纯，享受和女儿一起在路上路的感觉。”

阿科认为，旅行不是简单地飞过去，到景点打个卡，它的意义在于过程中的经历和寻找。

无人机是阿科临出发前才买的，他匆匆学会了一个功能——**锁定跟拍**。在阿科分享的视频里，除了美景之外，更多是他带着女儿不停向前骑行的航拍镜头。变换的道路两旁闪过不同的景色，不变的是他一步一步蹬车的身影。

“其实，路上最美的风景，就是我们坚持不懈的背影啊。”阿科说。

阿科大学没有上完，就辍学创业了。“年轻，有冲劲，就想自己试一下。走了很多弯路，交了很多学费，所以在女儿的教育上，我会更开放一些。”

“自然是最好的老师，陪伴是最有效的教育。”作为“90 后”家长，阿科坚持言传身教。他决定带着兜兜去骑行，是因为这很像人生，“有时候觉得很难的事情，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只要不停地往前走，就能做到。”

意外成为抖音网红之后，阿科在自己的朋友圈发了长长的一段话：“虽然今年的行程已经结束，但我们一直在人生的路上，一直往前走，寻找着自己的意义。今年也只是我和女儿探索世界的一次出发而已……小小的她对这个世界有太多好奇，我想带着她去探索这个世界，让她知道这个世界的模样，做她的引路人，让她去寻找自己的人生。”

从西藏回来后，阿科发现，兜兜除了变黑之外，骑行路上“坚持”的精神慢慢融入了她的生活之中。去超市买东西，兜兜会主动帮忙提两袋纸巾回家。虽然有点重，但她没有像过去一样赖给爸爸，而是提一会儿，往地上放一下，最后提回了家。

“她高兴地对我说，爸爸，你看，坚持再坚持，就成功了。”阿科说。

扫描二维码，观看阿科和女儿兜兜在骑行路上的视频



教育没有『标准答案』

71 天，骑行 4000 多公里，从东莞到拉萨，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位不被传统观念束缚的“90 后”父亲，一个年仅 4 岁的萌娃，一段非比寻常的亲子时光……这些元素，共同组成了一个关于旅行与教育的童话。

父女一起走过玫瑰花海、碧绿农田，在洱海边散步，追寻诗与远方……骑行去拉萨的意义，不在于它给这位“90 后”父亲带来了近 200 万抖音粉丝，而在于这是一种近乎奢侈的陪伴。它也向人们展现了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和人生可能性，让很多年轻人恍然大悟：原来还可以这样带孩子！

在抖音走红后，有一些网友对这位“90 后”父亲的选择表示不解。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在很多人眼中，孩子应该安全地待在家长里，应该穿梭于各种课外补习班，而不应该一路风餐露宿。有人甚至很“酸”地猜测，这看上去很美好的亲子时光，可能更多是出于父亲的一厢情愿。

事实上，带孩子骑行多个省份，看上去有点“出格”，甚至有些“疯狂”，但在中国之外的很多国家，都是再寻常不过的选择。要知道，国外很多学校都会鼓励孩子们利用“间隔年”等机会，有些家长还会让孩子休学一段时间，去做学习之外有意义的事，去更好地认识自我。

2019 年，有一对英国夫妇，带着 12 岁和 10 岁的孩子离开学校，历时 18 个月，跨越亚洲和南美洲的 13 个国家，走遍 48 个城市，总路程长达 8.2 万公里。在他们看来，“行万里路”也是非常宝贵的学习。

在网上，其实还有很多像东莞这位“90 后”父亲一样，尝试用新的理念教育孩子的年轻人。当“90 后”开始为人父为人母，我们看到了更多新的教育理念、新的亲子关系。

其实，教育从来就不是一张有标准答案的试卷，也不是只有一条路走得通的单行道。在保障孩子安全的前提下，不必过分拘泥于条条框框。眼界开阔一点就会发现，条条大路通未来，还有很多惊喜和可能，等着我们去发现。

本报评论员刘晶瑶

轮椅上的高考追梦人

本报记者孟昭丽、吴剑锋、章博宁

那个扎马尾辫的女孩通常坐在教室的后排，一点也不起眼，除非有人注意到她放在轮椅踏板上微微肿胀的脚，以及宽松裤子下瘦弱的双腿。

她叫陈颖心，是 2020 年高考生，来自福建省福州外国语学校。五岁时的一场意外，颖心双下肢截瘫，从此开始了轮椅上的求学生涯。她说，“如果把人生比作一个旅途的话，病痛可能是人生路上的绊脚石，只要你跨越了这些，你就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坚强乐观的她，被同学们称为“小张海迪”。

病床上的“课堂”

在福州外国语学校的一间教室里，讲台上装着一个小小的摄像头。老师们已习惯授课时将自己的活动范围控制在摄像头可以拍摄的范围。而学生们也从最初的“惊奇”变成了习以为常。

摄像头的设置，是为了让课堂的画面实时传输到颖心的手机上。

高中期间，颖心经历了五次痔疮手术。严重时，她还曾休学一年接受住院治疗。

而在医院里，颖心会坚持用手机上“网课”，以便跟上进度。

事实上，过去的十几年里，由久坐或久躺压迫引起的痔疮就一直折磨着她。

2011 年的元旦，10 岁的颖心便是在医院里度过。一只手插着输液管，一只手仍然做着习题为期末备考。

“最难熬的是高中。”颖心说，“大半时间都是在医院里面度过的。”

由于痔疮，她“上课”或做作业时都要趴在床上，不得不用肘部支撑上半身。时间久了，手肘被磨成了黑紫色。

这些爸爸陈勇都看在眼里，一个人的时候，他会到屋外吸上几口烟——过去的几年里，他曾多次试图戒烟但都以失败告终，因为看到“孩子在医院心里难受，抽烟排解一下。”

在高中最艰难的时候，陈勇想到过劝女儿放弃学习。在他眼里，毕竟女儿“身体才是第一位的”。没有想到，颖心非但没有同意，还给校长写了一封希望尽早复学的信，“没有学习，我活着就如同死了一般”。

于是，学校拿了考卷给她试了试。考试结果显

示，成绩不错，可以排在全年段的前几名。

“她成绩一直不错。”高三年级长陈文胜说，“虽然我没见过她讲多少话，但是她骨子里面透出一种坚毅。”

陈勇强忍着心痛，由“放弃”变为“更多的支持”。女儿瘫痪后，陈勇毅然辞去工作，专门照顾自己生命中唯一的孩子。

除了女儿的坚持，他对女儿的深爱也打动了校方。福州外国语学校特意陈勇安排了高中图书馆的工作。就在图书馆的旁边，学校还为陈勇父女准备了一间宿舍。非住院期间，颖心可以在校住读，避免了来回的奔波。

小学时，颖心所在班级的教室都被特意安排在一楼，方便父亲陈勇接送。

初中时，孩子们的力气大了。每天早上，颖心的同学都会轮流到学校大门口接她，然后把她推到教室里。学校实验楼没有电梯，男同学们会徒手把她抬到楼上，几年下来，抬轮椅的孩子力气渐长，帮忙的人从四个变成了两个，但这个习惯一直没变。

人们常常用“一晃而过”来感叹生命如梭。十几年，对于父女俩来说，却是异常艰辛。

尽管面对疾病和学业的双重压力，父女俩还是觉得，如果颖心放弃学习就会辜负那些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们。

“看到她努力的样子，我很心疼，也很欣慰。”陈勇说。

作品中的“爱与感动”

由于行动不便，大部分时间，蜷在轮椅上的颖心通过阅读与写作“和世界对话”。当父亲在图书馆工作的时候，颖心会在一旁默默看经典名著。

写作对她来说，既是最大的爱好，也是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一个人的时候，她会观察身边的人和事，会将目光聚焦在城市的边缘和弱势群体，这些都被她写进了作品中。

她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因经历和常人不同，她对生活有更多的感悟，希望通过她的文字记录，将内心的爱与感动传递出去，激励更多的人。

《舞在虹上——轮椅上的阳光女孩》是颖心第一本公开出版的书籍。那时，她就读于福州市晋安区第三中心小学。

这本书由学校的老师、同学们一起合著，记录了颖心生活的点滴日常。

“那次不堪回首的意外事故让我从此与轮椅为伴，爸爸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我，不离不弃。还有一个人，也像爸爸一样，为我的学习和未来成长费尽心力，他，就是姚校长……”

在这篇名为《校长“爸爸”》的文章里，颖心将一份感恩之心深深埋藏在了她的文字里。

颖心也为自己的班主任老师写过一篇文章。她说，“刘老师的善良，却似一把爱的雕刻刀，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深处……”

2012 年，在被评为福建省首届海西励志先锋时，颖心也为自己写了一篇文章。她这样鼓励自己，“这仅仅是一个暂时的终点，它还是一个新的起点。今后的路上，还会有更多困难和挑战，我一定会微笑面对，成为生活的强者……”

她总说，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些时光，虽然是伴随着苦难的时光，但也是很美好的，很幸福的，“经历了这么多，我身边有很多热心人帮助我渡过难关，让我在困厄的时候不觉得孤独，不觉得无助。”

因为这番经历，她的文字里没有悲凉，而且显得那么温暖有力。

让老师同学们都没有想到的是，家庭并不富裕的她，坚持将自己的稿费分文不留，捐赠给更需要帮助的人。

颖心的家是一个 45 平方米的小房间，爷孙三代五口人挤在逼仄的空间里，连转身都稍显困难。“原先的房子在六楼，孩子大了，抱不动了，我们就搬到了这里。”陈勇说。

低矮的床沿边是一整面的书柜，上面密密麻麻地摆满文学诗集，简易的支架在书的压力下有些变形——房间虽然不大，为了让女儿能有阅读的机会，陈勇精心布置了这面书柜。在家人看来，物质条件的匮乏可以用知识来填补。

谈及孙女这些年获得的荣誉，颖心爷爷如数家珍，“这是海西励志先锋、这是宋庆龄奖学金……”他搬出满满一摞奖状，边数手边哆嗦，黯淡的眼神里因为激动也有了光。

颖心计划未来根据自己的经历为原型写一部小说，希望能给更多人带去力量，并让人们关注到像她一样的脊髓损伤疾病患者。

“偶像”与“梦想”

颖心希望有一天自己能成为杨绛那样的作家和翻译家。杨绛不仅写作过剧本和小说，还翻译了《堂吉珂德》和《吉尔·布拉斯》等作品。



▲当父亲在图书馆工作的时候，陈颖心会在一旁默默看经典名著。 本报记者陈旺摄

让颖心有此想法的是，她无意中看到了杨绛作品中的这句话：“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坚强，于是乎，在假装坚强中，就真的越来越坚强。”

“那时大概是高一。”她说，“内心有很强烈的共鸣，突然间，一位素未谋面的作家，戳到了你内心深处的那根弦，你就觉得特别触动。”

颖心觉得杨绛是一位淡泊宁静的人。当她的惆怅和伤心无处安放的时候，这些充满力量的文字，可以让心情得到排解。

由于身体原因，再加之学业繁忙，上学后的颖心很少出远门。在她的记忆中，五年级时，曾去香港参加过为中国骨髓损伤基金会筹款的公益演出。那时，她表演的是葫芦丝。

这是她最长的一次旅途。此后她便没有离开过福州。颖心特别希望在上大学时，可以到国外去看看。福州外国语学校的六年学习，让她有了更多出国的可能性。

去年，颖心通过考试获得了德语 DSD 二级证书。有了这个证书，如果她在今年的高考中取得一定分数，就可以申请去德国的大学学习。她的理想专业是德语翻译。

陈勇说，颖心躺在床上挑灯复习时，他没哭；看着她一个人走入考场，用趴姿完成数小时考试的时候，他也没哭；但当得知女儿拿到证书那一刻，他还是没忍住，到屋子外偷偷抹了泪。

多年来，他没少经历过灰暗绝望的时候，最困难的时，三百块的医药费都无力承担。但这些都让他掉泪，唯独这一次，他止不住眼泪。

高考是人生的十字路口，对于这位父亲来说，同样是一道抉择的关卡。

他深知女儿最大的梦想是到德国念书，但是想到未来，女儿一个人在国外无依无靠，又放不下，“希望我能申请陪读，继续去德国照顾她。”

“等她有了自己的本领，能养活自己，我们就可以放手了。毕竟，我们没办法永远照顾她，我们的期待就是她能够独立生活，自己照顾自己。”陈勇说着，流露出五味杂陈的眼神。

对于女儿的未来，他没有过多奢求，只希望她“独立且快乐”地生活着。

9 日，高考结束后的颖心回到学校，和同学们做最后的告别。“她的执着、她的坚韧，她那常常挂在脸上的笑，她永远是我们心中最美的一道风景。”一位同学说。

同学们将她称作“小张海迪”，“她的坚强乐观感染了我们，心疼她，也祝福她有更好的未来。”

在面对病痛时，在面对学业的压力时，颖心也会将张海迪作为自己的榜样。她常说，“张海迪曾说过，一个追求奋斗的人，力量往往来自自身，光靠别人的鼓励是没有办法长久的。”

她说，身体不健全没有关系，而思想可以通过自己不断努力学习，飞往更辽远的天空。

“不用在意眼前一时的阻碍，目光要放得长远。因为人生还很长。”颖心说。对她而言，浩瀚征途刚刚开始，而未来的舞台，绝不仅仅只是在这张轮椅和这间 45 平方米的出租屋内。